

# 廿載浮沉皆國事 義盡仁至樹正氣

## 文化淺談

文天祥，初名雲孫，字天祥，選中貢士後，換以天祥為名，改字履善，南宋吉州廬陵（今江西吉安縣）人。二十歲時獲廬陵鄉校考試第一名，後又在殿試中被宋理宗欽點第一。在殿上對策中，文天祥對時局、國事和民情，都有切合實際的議論和直抒胸臆的評論主張，考官王應麟也向理宗祝賀，稱朝廷得到了一位賢才。

文天祥以不畏權奸聞名朝野，他力諫理宗不要寵信及重用宦官董宋臣，但結果是文天祥被排擠出中央，貶知瑞州（今江西高安）。度宗即位後，他被召回臨安，先後做禮部郎官、尚書左郎官等職，然而生性耿直的文天祥得罪了朝中台諫官員，被罷免所有官職，後又再被召回臨安，出任崇政殿說書、學士院權直、玉牒所檢討官，但不久受到權相賈似道的排擠，外放擔任江西提刑使。

宋恭帝德祐元年（公元1275年），元軍在蕪湖丁家洲大敗賈似道率領的宋軍，水陸兩軍主力盡失，長江防線崩潰，臨安告急。南宋朝廷號召各地勤王，但各地官員響應者寥寥無幾，只有文天祥領兵來到臨安。

此時元朝大軍已經兵臨臨安城下，南宋兩位宰相夢炎和陳宜中置國事於不顧，相繼潛逃，文天祥一天之內連升多級，官至右丞相兼樞密使。朝廷派文天祥到元軍大營議和，元軍主帥伯顏勸文天祥投降，被他嚴詞拒絕，伯顏便把文天祥扣押。

德祐二年（公元1276年），宋恭帝宣布向元軍投降，元軍進入臨安，俘虜了恭帝及大批皇族和官

員。陸秀夫及張世傑等大臣則帶同恭帝兩個兄弟——趙昀和趙昺逃離臨安，到福建、廣東一帶，繼續抵抗元軍。

不久之後，文天祥趁夜逃離元軍大營，輾轉到達溫州後，組織軍隊抗元。1277年，文天祥率軍攻入江西，在零都（今江西南部）大敗元軍，攻取興國，人心振奮。但好景不長，元軍主力進攻宋軍大營，文天祥率軍北撤，敗退到汀州（今福建長汀），損失慘重。公元1278年，元軍又大舉來攻，文天祥且戰且退，在廣東海豐北面的五坡嶺，被元軍張弘範部擊潰並俘虜。

公元1279年，張弘範率元軍水師準備對盤踞崖山（今廣東江門市南）的南宋殘餘勢力展開圍攻，他打算把文天祥帶至崖山，想藉文天祥的影響力，說服陸秀夫、張世傑投降。文天祥斷然拒絕，在經過零丁洋（今廣東中山南邊的海面）時寫下了著名的《過零丁洋》詩，詩云：「辛苦遭逢起一經，干戈寥落四周星。山河破碎風拋絮，身世飄搖雨打萍。惶恐灘頭說惶恐，零丁洋裏嘆零丁。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」張弘範讀後也不禁慨嘆道：「好人！好詩！」

### 不為利誘 寧死不屈

南宋完全覆滅後，文天祥被押解至元朝京城大都（今北京）囚禁。由於元世祖忽必烈十分敬重他的人品和才學，故此指示官員盡力勸降。元朝政府先後令文天祥的妻女、弟弟勸降，甚至派了已降的宋恭帝和宰相留夢炎作說客，但都遭到文天祥嚴詞拒絕。最後元世祖親自勸降，並且以元朝宰相之位利誘，文天祥不為所動，表明寧死不屈。在囚禁大都



●圖為港師生到元朗新田文天祥公園考察歷史。

資料圖片

期間，文天祥寫下了《正氣歌》，一方面讚揚過往堅毅不屈、充滿浩然正氣之士，另一方面藉此表明自己的心志。

公元1283年，誓死不屈的文天祥在大都從容就義，時年四十七歲。人們在收拾其遺骸時，發現臨刑前他的絕筆：「孔曰成仁，孟云取義，惟其義盡，所以仁至。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！」文天祥的確是無愧於天地，無愧於民族國家。

文天祥經過前後五年的囚禁，面對多番的威迫利誘，一直堅貞不屈，選擇從容就義，真正做到時窮節見、可垂丹青。這位矢志不渝、以身殉國的南宋遺臣，七百多年來一直受到世人的緬懷和景仰，即使在元人所修的《宋史》中，也稱文天祥為「偉人」。這正是因為在他身上，充滿了浩然正氣和呈現高尚的愛國情操。

●緩園 資深中學中史科及中文科教師，從事教學工作三十年。

## 初唐四傑為何「懷才不遇」？

小時候讀中國文學，讀過一些作品，總覺得其作者都有一個共通點，就是「懷才不遇」。李白如是，杜甫如是。其中尤以「初唐四傑」（王勃、楊炯、盧照鄰、駱賓王）最令人感慨——他們不僅懷才不遇，更是命途多舛。

### 「浮蹤銜露」難享爵祿

《新唐書·列傳第三十三·裴行儉列傳》記載，裴行儉「通陰陽、曆術，每戰，豫道勝日」，而且十分善於知人。有一次，素來敬服「四傑」的李敬玄引薦裴行儉會見王、楊、盧、駱四人。行儉當即直言，四人之中，除楊炯外，其餘三人雖有才華，卻不得善終：

「士之致遠，先器識，後文藝。如勃等，雖有才，而浮蹤銜露，豈享爵祿者哉？炯頗沉默，可至令長，餘皆不得其死。」

或許事有湊巧，或許命中注定，三人的命運真如裴行儉所說，不得善終——王勃

渡海時不幸溺水而死，年僅二十六歲；盧照鄰生活困頓，最後因病痛折磨投水自盡；駱賓王因徐敬業兵敗而不知所終（一說被斬，一說剃髮出家）。

說到「初唐四傑」，今日最為人所知的，不是駱賓王，就是王勃。前者在七歲幼沖之年，便以《詠鵝》嶄露頭角；後者則以僅僅十四歲之齡，寫成《滕王閣序》，技驚四座。其中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更是傳誦千古。然而，我最留心的不是這一句，而是其後的「嗟乎！時運不齊，命途多舛。馮唐易老，李廣難封……」

馮唐、李廣都是西漢初年人物，事見於司馬遷《史記》，皆以才華名動於世。《史記·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》記載，馮唐諫漢文帝，為雲中守魏尚辯冤，直言「陛下雖得廉頗、李牧，不能用也」，諷諫文帝不能把治軍之事全交託於將帥，做到「闔以內者，寡人制之；闔以外者，將軍制之」。

如此有才幹的馮唐，文帝任命他為車騎都尉，景帝任命他為楚相，可惜不久後就被罷免。到了武帝時，馮唐才被舉薦為賢良，可是他當時已經九十餘歲，不能再任官職。所以王勃感嘆「馮唐易老」。

至於李廣，更是悲劇。《史記·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》記載，李廣隨周亞夫平定吳楚七國之亂，卻因私受梁王印，在漢景帝朝不獲封侯。其後漢武帝時，李廣五次作為將軍領兵攻打匈奴，卻沒有一點軍功，最後還不得善終。一個連匈奴都懼怕的「飛將軍」，竟然歷事文帝、景帝、武帝三朝都不受重用，難道還不是「李廣難封」嗎？

記得大學時修讀《史記》一科，教授在課堂上一直強調《史記》中「際遇」之說。的確，像馮唐、李廣這樣富有才華之士，卻因為不受君王重用，差點便湮沒無聞於世。用韓愈的說法：「世有伯樂，然後有千里馬。」怪不得年僅十四歲的王勃要藉着《滕王閣序》呼籲明主青睞。

## 文自由戲

平時我們閱讀古詩、瀏覽古典故事，最常遇見的，多半是才子佳人的浪漫情緣，或是文人雅士相逢恨晚的知交佳話。彷彿古代最動人的情分，必定與愛情、江湖羈絆緊緊相連。但千年前的大唐盛世，也藏着一段極為治癒的女子情誼。五位女子不困於姻緣、以才學立身，一輩子彼此陪伴、互相扶持，把手足之情活成了令人嚮往的模樣。她們，便是唐代赫赫有名的宋氏五姐妹。

## 宋氏五姐妹才學立身 風骨存於史冊

以現代眼光看，她們彷彿一個零內耗、共成長的「女子組合」——沒有攀比猜忌，只有彼此成就。讀罷她們的故事便會明白：人生的圓滿從來不只依附於愛情，有相知相惜的親友同行，有熱愛之事相伴，便足以溫暖漫漫歲月。

宋氏五姐妹出生於儒學世家，父親宋庭芬「世為儒學」，是初唐著名詩人宋之問的後裔。他思想開明，悉心教導五個女兒研讀經典、吟詩作文。五姐妹天資聰慧又勤勉好學，相處和睦溫馨。長姐悉心督促妹妹們，年幼者謙虛求教、互相鼓勵，日日圍坐書案談文論藝，把閨閣時光打磨得墨香四溢。

### 稟性貞素 不願歸人

在「女大當嫁」的古代，成家立業、相夫教子是絕大多數女子默認的人生軌跡。但宋氏五姐妹卻做出一項不尋常的選擇：終生不嫁。據史載，她們「皆稟性貞素，不願歸人」，希望以學問才識揚名於世，而非依附婚姻。這份選擇在當時頗為罕見，卻並非出於對世俗的叛逆，而是源於對自身理想的清晰認知。唐代詩人王建為她們的氣節所動，留下詩句：「五女誓終養，貞孝內自持」，短短十字，道盡五姐妹的堅定與操守。

日復一日的積累，讓五姐妹才名遠播。唐德宗貞元四年（公元788年），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將她們的才華奏報朝廷。德宗久聞五人賢德，特意召她們入宮面聖。面對威嚴的禮儀與眾人目光，五姐妹從容不迫，論經義條理分明，作詩文靈思泉湧，端雅的儀態與出眾的才情深得皇帝讚賞。此後，唐德宗不以普通宮妾待之，而是敬稱她們為「學士」「先生」，命她們執掌宮籍、教授嬪妃與公主詩文，同時參與宮廷文事整理。這在唐代是極為罕見的榮耀。

入宮之後，五姐妹並未追逐榮華權勢，依舊保持着彼此的照應與扶持。其中成就最為卓著的是長姐宋若華（亦作宋若華）與二姐宋若昭。宋若華負責撰寫《女論語》的提綱與初稿，宋若昭則為該書作註並補充完善，姐妹二人共同完成了這部傳世女教書。

宋若華早卒後，宋若昭接掌宮學，歷經唐德宗、順宗、憲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六朝，官至尚宮，被封為梁國夫人，備受朝野敬重。四妹宋若憲亦才學出眾，後來接替姐姐掌管宮籍，卻不幸在晚唐宮廷政治鬥爭中遇害。五姐妹中，宋若倫、宋若荀較早離世，但她們共同留下的才華與風骨，至今仍存於史冊之中。

縱觀千年史冊，古代女子大多被禮教與家庭束縛，一生身不由己。而宋氏五姐妹憑一己才學立身，以手足情誼為依靠，不依附、不將就，在以男性為主的古典文壇闖出了屬於女子的光亮，在史書中留下了溫柔卻堅韌的身影。

這段跨越千年的故事，放在今日依舊令人共鳴。現代生活節奏急促，我們總是忙着追尋世俗定義的圓滿，執着於安穩的歸宿與耀眼的成就。可歷經世事便會懂得，真正珍貴的幸福往往樸實無華：是開心時有人共享喜悅，迷茫時有人溫柔提點，低谷時有人默默扶持，平凡日常裏，始終有人與你同頻同行。

人間情誼百態，愛情講究緣分與熱烈，而手足與知己之情，勝在長久與真誠。宋氏五姐妹用一生告訴我們：幸福從無標準答案。不必困於世俗框架，不必盲從他人的人生節奏，有熱愛可奔赴、有良友可相守，心安自在、歲月溫柔，便是最美好的人生。

千載光陰倏忽而過，無數風流傳奇漸漸淡出人們的記憶，唯有這大唐五朵詩花，以一場真實而純粹的姐妹情誼，溫柔了漫長歲月，也治癒了千年之後的每一個我們。

●籬澄 資深中學中文、中國歷史科老師，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。教學經驗豐富，曾出版多本暢銷中文、中國歷史參考書。

## 朝代國號演變 體現華夏政治智慧

### 史話悠遊說

在中國五千年的漫長歷史中，每當新君改朝換代，開國第一件大事便是「定國號」。一個簡潔的漢字背後，往往隱含着開國者的出身背景、政治野心，甚至是對五行天命的深刻考量。既體現了政權對正統性的追求，也反映了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與碰撞。

### 因地建號 因爵建號

在宋代以前，中國朝代的命名多遵循「因地建號」或「因爵建號」的傳統。這類命名方式相對直觀，多與開國君主的發跡地或其舊朝受封的爵位密切相關。

以「商」為例，相傳商（即今日河南商丘）的始祖契曾幫助禹治水有功，因而受封於商，以後就以「商」來稱其部落。商湯滅夏後，便以「商」作為國名。

「周」朝源於其族人興起於周原，即今日的陝西岐山，故以此為號。「秦」則源於古代秦地。

到了漢、魏、隋、唐等輝煌時代，命名邏輯則更傾向於爵位的延續。漢高祖劉邦初封「漢中王」，推翻秦朝後便以「漢」為國號；曹操受封「魏王」，其子曹丕篡漢後遂稱「魏」；司馬昭逼魏帝封他為「晉公」，後來他的兒子司馬炎繼承他的爵位，逼令魏帝退位，自立為皇帝，以「晉」為國號。

隋文帝楊堅與唐高祖李淵，分別襲封自父親的「隋國公」與「唐國公」，這些國號本是地方封稱，卻隨着政權的建立成為了時代

的標識。

然而，這種傳統到了宋代開始出現微妙的轉變。宋太祖趙匡胤因曾任宋州節度使，順理成章定國號為「宋」。但對於文人而言，單純的地名似乎不足以彰顯「黃袍加身」的正統性，於是開始穿鑿附會，強調宋是追溯至商周時期的宋國，而宋國是商朝後裔，血統高貴，提高政權的正統性。

另一方面，隨着歷史進入後期，尤其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後，國號的命名不再僅限於地名，而是融入了更多的哲學意涵與政治宣傳。

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，為了取得漢人知識分子的認同，聽取儒士劉秉忠的建議，從《易經》中擷取「大哉乾元」之意，定漢文國號為「大元」，象徵「偉大」與「首要」。隨後的明朝，則結合了白蓮教的「明王」信仰和傳說，以及儒家的光明形象，「明」字由「日」、「月」組成，既符合民間宗教期待，又象徵統治者的光明正大。

### 符合「五行」彰顯正統性

從另一個角度探討，朝代的命名，不僅是一種文化現象，更是一種政治策略。在命名過程中，政權創立者往往需要考慮多重因素，以確保新政權的合法性、穩定性與發展性。

例如，部分開國皇帝通過符合「陰陽五行理論」中的「相生」或「相剋」來彰顯政權的正統性。秦朝依據五行理論推算出自己屬於「水德」，因此將王朝的顏色改成符合水德的「黑色」。宋朝則在文人穿鑿附會下，將「宋」字與遠古時代掌管火種的「火正」



●商湯滅夏後，便以「商」作為國名。后母戊青銅方鼎是殷商文化的象徵。圖為觀眾參觀后母戊青銅方鼎。

資料圖片

相聯繫，以符合「火德」的象徵。到了清代，皇太極將「後金」改為「大清」，「清」符合五行相剋，因明朝自認「火德」，而「清」字屬水，寓意「以水克火」，賦予其順應天命的色彩。

從早期的「以地為名」到後期的「寓意深遠」，朝代命名的演變，正是中國政治思想從樸實走向繁複的縮影。透過探索每個王朝名稱的由來，我們不僅能夠了解歷代皇朝歷史的演進與文化的傳承，更能夠汲取智慧與力量，認識到中國不同歷史階段的政治理念與文化追求。

### 羅展恒

資深文化工作者，從事新聞及教育工作多年，曾主理公民科和通識科相關網站及參與教科書出版。